

# 宁南文史资料

第四辑



政协宁南县委员会 编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 宁南文史资料第□辑

## 目 录

- 红军长征路过华弹的情况.....李弼庭 ( 1 )
- 解放华弹一战.....李永庆 黄邦靖 ( 4 )
- 我在骑骡沟平叛中的两段经历.....梅显臣口述  
寒 丁整理 ( 7 )
- 舍身自缢的女共产党员.....雷玉泉 ( 12 )
- 我县文史资料工作中的几个问题.....政协文史委员会 ( 17 )

政协宁南县文史委员会编印

1989年12月

## 红军长征路过华弹的情况

李 弼庭

1935年我在华弹小学云贵官教书，亲眼目睹了红军长征经过华弹的一些情况。

红军到来之前，老百姓中就纷纷传说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事。贫苦农民都巴望着红军早日到来，而地主豪绅则惶惶不可终日。

旧历四月十一日上午，先是巧家县那边过来几个国民党士兵，到万寿官去找丁绍光区长。问丁区长金沙江这面有多少船只，说是要全部拉到巧家那面河边上。丁区长同他们谈了一会话，他们就到河边去了。

午后四点左右，红军的先头部队到了。先到的红军也到万寿官去找丁区长，同样去问渡船的情况。丁区长说：今天上午被巧家过来的部队全部拉到江那面去了。红军当时就到河边去看。恰巧国民党士兵也在江对面的河边上，双方就隔着河开起枪来。原先四川的保安队驻得有一连人在华弹（连长姓王），江边一带筑得有碉堡。保安队听说红军要来了，头晚上就悄悄地逃跑了。现在红军就在这些碉堡里，架起机枪，隔江打敌人。上起老渡口，下至支鲁沟，红军都布置了兵力。江那面的国民党兵再也不敢在江边活动了。当天下午，红军又到了一部份。领导同志罗炳辉（第九军团的军团长）就住在半坡丁朝楷家。他把丁绍光区长喊去谈了一会话，问了些华弹的情况，就把他放回来了。

四月十二那天上午，红军的一个陈指导员召集老百姓在万寿官（现华弹生猪站地址）开会，当时我也参加了。陈指导员讲了一些红军政策。

他说：你们不要怕，我们红军是保护老百姓的，到哪里吃一文给一文，买东西要照价给钱，借东西一定归还，损坏了要赔偿，我们不要老百姓一针一线。他还说：我们是从汪家坪过江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是从通安过江的，往会理、德昌、西昌方向走。我们到华弹，要阻止国民党的军队，不准他们从巧家过江来，让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好走路。

十二这天红军就分散在老百姓家里煮饭。煮好了饭，有的红军就喊：没有饭吃的穷人来吃饭呵！街上的穷人多，就有人跑去吃饭。有的穷人向红军要钱，红军就给钱，还说这里的老百姓太苦了，无吃无穿。那天街上赶场，也有不少卖东西的。红军也在街上买鸡买蛋，买卖很公平。有些做包子泡巴卖的，还拿到红军住的地方去卖给红军。

总之那天街上很热闹，一点不象来了军队要打仗的样子。

十三日那天，红军把街上住的李国安家抄了一部份，抓了他的儿子李仁洪，把衣服、粮食等分给街上的穷苦人民。当天中午，住在华弹街上的教师尹科举、李先哲等人去保李仁洪，并向红军诉说了李家的情况，说他家不算恶霸地主。下午红军作了调查，还考虑到抄李家时抄出一些进步书籍，认为尹科举、李先哲等人反映的情况属实。就放了李仁洪，向李国安赔礼道歉，并决定赔偿他家大洋三百五十元。

李表示不要，并且说红军走了后他也不会追究分了他东西的穷人。

当天晚上，国民党中央军五十三师（师长李暴斌）赶到了巧家县，把渡船拉到小河口，从那里渡过了河。

十四日上午，国民党军队从支鲁沟湖塘一带打了上来，同守在河边的红军展开激战。这时候驻守华弹的红军已经完成了掩护大队红军从会东、会理方向前进的任务，没有必要在华弹同敌人纠缠。所以守江的红军边打边退，在杀伤了一部份敌人之后，向宁南方向退走。李暴斌的部队就朝会东方向去追红军。

以上就是我所知道的，红军在华弹乡挂角（进出）四天的情况。因为时间隔得较久，难免有遗漏之处，请读者原谅。

附：作者简介：李弼庭，男，82岁，云南省巧家人。1935年初到宁南华弹任教，时年28岁。系红军长征经过华弹的目睹者。现住华弹。

## 解放华弹一战

李永庆 黄邦靖

一九五〇年的春天，风和日丽。人们习惯于平静地过日子。农历二月初二，华弹人民在一天中经历了不平常的两个世界——劫难、解放。

华弹，是宁南县南部的一个小镇，地处金沙江边，与云南省巧家县城隔江相对。春天，江水水位最低，江面最窄，宽仅约百多米。从北面江口到江边不过三百米远，过江行程不到三公里，即是巧家县城。华弹渡是宁巧交通要道。

前两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某部，浩浩荡荡地开进巧家县城。华、巧人民为之欢欣鼓舞，男女老少都想去一睹解放军风采。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农历二月初二早晨，一阵阵枪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华弹人民遭了劫难，会理苏绍章匪部一早就进入华弹，到处抢掠，许多村子的人家被搜空，街上居民一片慌乱，携带衣被粮食，拖儿带女往巧家逃难。霎时间，江边人头乱动，黑压压一片。三只木船轮番运进，由于人心慌乱，争先上船，渡船无法靠岸，人们要想上船必须趟水到齐胸深的地方。老弱妇幼无能下水，我们一些会水的青年小伙子一个个轮番背送，就是这样也有翻船的危险。约于上午九时左右，土匪已经进街，晚逃的群众已无法出门，只好听天由命了。

担任打通向宁南进军道路（葫芦口）的永昆支队某连的战士此时

已撤回华弹，在街口与土匪相遇，发生枪战，当场牺牲了一名战士。有一名战士被土匪抓住，要推到老街子河沟沟口去枪杀，被刚过江来的一船解放军一阵枪击，土匪慌乱逃命，这位战士才死里逃生，与撤到江边的游击队员一道，坐船回巧家去了。

过江来的解放军在龙王庙机枪掩护下，向街上冲锋，被土匪的机枪火力压在街外的土坎下，江两岸机枪阵地展开了激烈的对射，在敌人火力全部被龙王庙机枪阵地吸引时，准备在菜子沟（距龙王庙约二公里）和老渡口（崇兴街方向，也有大致相等距离），渡江的两个连解放军开始渡江。沿江往上的一个连解放军在茨沙堰登陆，从红旗大队向后山延伸；沿江往下的一个连解放军在清水湾登陆，顺文庙左侧隐蔽地形往后山延伸，在距匪阵地约三公里的山坡两面埋伏，以截断土匪逃路。

由于龙王庙阵地上的火力猛烈，土匪全部龟缩在华弹街上，根本不知道解放军已布下天罗地网。

下午三时许，敌人竖在石头桥桥头一座石碣上的指挥旗杆突然被打断，土匪慌乱地往山上溃逃了，龙王庙的机枪紧紧尾追，当匪群出现在陡坡（陡坡是金沙八队后面的一片很陡但开阔的山坡），一排炮弹在匪群前头爆炸，匪群只好往下坡逃窜，又一阵机枪扫射，匪群向坡上拼命地爬。如是反复，匪群只好往坡两侧的大沟里逃命，进入了解放军埋伏地区。一群沉寂之后，又响起了断断续续的冲锋枪声和步枪声。大沟里的大石旁边留下了顽抗土匪的许多具尸体。此后，四野

寂然无声。

下晚的太阳，暖洋洋地洒在人们身上，空气中，战后的硝烟味仍然刺激着鼻腔。一群群俘虏向着哨房梁子聚集，缴获的枪，塔尖似的架了许多堆，“塔尖”上戴着一顶顶帽子，一个个俘虏耷拉着脑袋。

黄昏，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押解着一长溜俘虏过了金沙江。九十六个俘虏有彝有汉，其中还有彝族妇人；有的背着下了拴的枪，有的背着大砍刀，还有的背着大麻布口袋……其中一个身穿一套黄呢军装，什么也没背，手上就背了根草绳，不用说，那是因为他欠下了人民的血债。俘虏们耷拉着脑袋向着巧家城门缓缓地走去。

初三那天，人民解放军贯彻了宽大政策，对大部份俘虏进行教育后，每人发给足够的路费，遣散回家。

这次战斗，缴获各种枪支百余条，子弹千余发。取得了进军西昌的第一个胜利。华弹解放了，我们享受到了翻身的喜悦。

## 我在骑骡沟平叛中的两次经历

海显臣口述 寒丁整理

宁南县骑骡沟平叛，是宁南县民主革命运动史中极其重要的一页。尽管州、县文史资料中已对这一史实作过一些记述，但还不够详尽。

我认为，凡是参加过骑骡沟平叛的老同志，都应该拿起笔来，把自己在这段历史进程中的经历，真实地述诸文字。使这一史实更加详尽，为后人了解和研究宁南历史提供参考资料。

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我经过反复回忆，把我参加骑骡沟平叛中的两段经历作如下记述。

### 一、大梨树战斗

一九五二年，宁南县汉族地区开始土地改革。一批对新的人民政权怀有仇恨的地主企图抗拒土改，躲避斗争逃往当时被人们称为“小台湾”的骑骡沟，准备积蓄力量，伺机向人民政权武装反扑。当时逃往骑骡沟的还有企理、企东、普格、巧家等地的逃亡地主和其他反动分子。这些不法分子在骑骡沟与地主、土匪头子武汉群等相勾结，妖言惑众，千方百计反对组织农民协会，公开干扰和破坏土地改革，在大梨树一带组织土匪叛乱，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当时我在宁南县警卫营当战士。四月的一天晚上，县上命令我们警卫营一个连秘密开往新场（即今大同乡乡政府所在地），隐蔽待命。为了不暴露目标，我们都藏在老乡屋里，白天非出来不可，就换便衣。住了几天后，侦察班侦察到土匪在大梨树一带活动，连里就派出尖兵

组，进一步摸清情况并且监视敌人。我当时被派到尖兵组，同班长周培玉和另外几个战士一起，趁着黑夜向大梨村摸去。

早上五点左右，我们到了孙家大坪子胡发成家附近。这时候有一个女人出来挑水，尖兵组中有一个战士认出她是逃亡地主、土匪头子之一王官喜的妹妹。我们就上去把她抓住了。经过审问，知道村子里有逃亡地主、反革命分子三十多人。

也许是因为王官喜的妹妹挑水未回的原因，敌人很快就发现了我们，开始向我们射击。周培玉班长本来决定向敌人发起进攻，但考虑到尖兵组的任务是监视和牵制敌人，而且如果用炸药包开路向村里进攻，会误伤老百姓。所以他决定让尖兵班分散开，守住村子的几个出口，不让敌人跑掉。

我和周培玉班长爬到村子后面的山上，在那里居高临下监视敌人。天亮之后我们向村里喊话，叫王官喜等人缴械投降。但是敌人不但不听，而且还用密集的火力向我们射击，把我们压在山坡上几乎抬不起头来。这天山上吹大风，中午又下大雨，冷得不行。为了监视敌人，我们就卧倒在山上的牛屎里，其它各个地方的战士也坚守自己的岗位，使敌人动弹不得。直到晚上，我们才从山上撤下来，同尖兵组全体同志会合，继续采取流动的方式监视敌人，防止敌人逃跑。同时派人连夜回新场报信。

第二天在新场待命的一个连开上来了，立刻向敌人发起进攻。战士们在机枪的掩护下，冲进村子里，同敌人展开逐房逐室的战斗，消

灭了不少敌人。后来剩下的敌人退守到一座碉楼里，继续顽抗。我们就用无座力炮、八二炮、手榴弹猛攻碉楼。攻了一阵，发现碉楼里不再还击了，我们就冲进去。但是碉楼里除了一些敌人尸体之外，没有活人。原来敌人知道碉楼守不住，趁着硝烟弥漫，在碉楼下的厕所旁边挖开一个地洞口钻了进去。因为地洞口很隐蔽，我们一时没有弄清敌人的去向。

正在清扫战场，躲在地洞里的敌人全都跑出来了。原来是激烈的战斗打燃了房屋，房屋燃烧的浓烟灌进了地洞，敌人熬不住了只好跑出洞来。敌人出了洞，我们就用冲锋枪向敌人开火，消灭那些顽抗的敌人，战斗就此结束了。

这次大梨树战斗共消灭逃亡地主、土匪、特务十余人，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对保卫土地改革和巩固人民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

### 三 比补村遭遇战

一九五六年，以禄字周为首的一些奴隶主为维护极端落后的奴隶制度，反对在彝族地区开展民主改革运动，策划了武装叛乱。即与跑马坪子的热勒阿哈、布拖县的吉巴阿哈等勾结，在宁南民族地区发动武装叛乱。他们组织了乌合之众数百人，攻打六城坝和骑骡沟区政府，并准备攻打县城。

当时我在宁南县警卫营当战士，有一天县委通知说：从县城到骑骡沟的电话线路中断，不能与骑骡沟区公所取得联系，要我们派人掩护五名邮电局职工修复线路，以保证县城同骑骡沟政府的联系。警卫

管领导当即派出我和其他十一名战士，携带轻机枪一挺，顺电话线<sup>向</sup>杨家湾子进发。

我们是这天早饭后出发的，顺电话线一路检查上去，中午十一点左右到了杨家湾子上比补村附近，发现了被破坏的电话线。电线杆没有被砍倒，但是电话线被割断了好几处。

正准备修复，忽然听到有人向我们喊话，是用彝语喊的，喊些什么听不清楚。喊声未绝，枪声又响了，密集的子弹向我们射来。不用说，我们同叛匪遭遇上了。

我们班立即就地卧倒，架上机枪开始还击。叛匪在我们右面，大约有二三十人，因为我们机枪火力猛，很快就把敌人的火力压住。紧接着我们就开始向叛匪发起进攻，准备把敌人消灭或打跑，然后修复电话线路。但是这时候左面突然也响起了枪声，一股叛匪出现在左面的山包上。这时的形势对我们很不利，敌人向我们两面夹击，尤其左面敌人居高临下，对我们形成很大威胁。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只好用几支步枪对付右面的敌人，而把机枪和多数步枪对付左面的敌人。

战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双方相持不下。为了完成修复电话线路的任务，我们在机枪的掩护下向左面山包冲锋。由于敌人占领了有利地形，冲锋受阻。但是我们牵制了敌人，给邮电职工创造了机会。这时邮电职工一跃而上，冒着不时飞来的流弹，很快就把线路接通了。电话接通后我们立刻同县上和骑骡沟区政府联系，知道骑骡区政府已被叛匪包围，而叛匪一部份已正准备攻打县城。县上在电话里说，因

为县城里守卫的武装力量很薄弱，所以要我们完成修复线路的任务后立即返回。

这时战斗还在进行，我们打死了不少敌人，自己也牺牲了两个同志，一个是张国兴，另一个是陶学林。我们把陶学林的尸体抢了下来，张国兴的尸体被敌人的火力封锁住以及叛匪们放烧山火，一时无法抢到。我们只好就这样撤回了县城。第二天县上又组织了人，才把张国兴同志的尸体抬了下来。

作者简介：梅显臣，男，1928年生。1951年参军，51——57年在宁南县警卫营、宁南县民警队工作，任过文化教员，

1957年被错误处理回家。1980年落实政策。现为退休干部，住松新乡大松林坪。

## 含辱自缢的女共产党员

雷玉泉

黄文英，别名黄俊，女，汉族，初中文化程度，一九三二年生，宁南县新村乡田湾村黄家梁子人，是我县解放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

### 背叛地主家庭，投奔革命

一九四九年七月，中共会理地下党组织派遣周若梦同志来宁南开展地下党的工作。他以教书职业为掩护，在宁南中学团结、教育、争取进步青年学生，传播进步思想，宣传我党的主张及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发动学生运动。并从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宁国共产党员。经过培养考察发展了戚晓来等三名同志为中共党员。戚晓来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不久，被组织分配到新村乡，仍以教学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黄俊是戚晓来同志的同班同学，在宁中读书期间就受到周若梦同志的教育和熏陶。戚晓来同志在新村乡教书期间，住在黄文英家中，再次向黄文英从浅到深地灌输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革命的道理宗旨以及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金江游击队的壮大，在云南地区活动等等。从而启迪了黄文英想往革命，决心背叛地主家庭投奔共产党领导的金江支队的决心。一天，她向戚晓来同志提出要求，放弃无忧无虑，舒适的地主家庭生活，参加游击队。经金江支队组织、支队的考察，批准了黄文英的申请，于一九四九年光荣的加入金江支队，走上革命道路。

## 严峻考验，光荣入党

一九四九年秋冬之际，黄文英为了避开驻宁南国民军队的阻击和家庭阻止，她征得地下党组织的同意，在松林坪（现松新乡五一大队）邀约女青年刘美（参加金江支队后更名为刘淑）一道，谎称到云南省巧家县城逛街而加入了金江支队。

黄文英参加金江支队后，正值金江支队遭受国民党军队及地主武装追击之际，又是寒冬数九天，战士们仅有一件被毡御寒冻露在高山密林、荒郊地带，生活十分艰苦。在此严峻的日子里，游击队转移到会泽干沟与云南六支队进行整编，迎接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到来。这时黄文英的家虽从金江支队回来的战士口中打听到黄文英的住址及在金江支队的情况，便请在昆明读书的未婚夫带上金钱，专程到会泽干沟动员她离开金江支队，一道前往昆明读书。可是，黄文英拒绝了亲人的劝说，排出一切干扰，坚定不移地跟共产党走，决心实现党的宗旨和入党誓词而愿献身于革命和解放事业，仍坚持在金江支队转战于会泽、巧家、会理、宁南一带。在战斗中她和其它战士一样冲锋在前，被打死的敌军倒在她面前，血溅军装她也毫无畏惧。她积极救护伤员，做政治思想工作，表现了无产阶级先锋队一员战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此期间，她向金江支队党组织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金江支队党组织根据黄文英同志的表现，认为她加入金江支队后，在历次战斗中经历了腥风血雨的洗炼，已经成熟为一个坚强的战士，具备了无产阶级先锋组织——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条件，因此于一九四九年

十月，在云南省会泽干沟水槽子吸收她加入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年仅十七岁的黄文英同志成为我县解放前夕唯一的一名女共产党员。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一日，黄文英同志怀着解放家乡的喜悦心情，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四师一三二团（称：闽江部队）、云南“纵队”、金江一、二支队一道，抢渡金沙江巧家、华弹渡口，歼灭了盘踞在华弹的江防敌军二十七军一部和苏绍章的匪军以及驻守武圣宫的敌军朱光祖师的一个团的大部敌人后，于同月二十三日早晨解放了宁南县城。闽江部队、云南“纵队”、金江一、二支队入城后，经上述作战部队、支队党组织研究决定，将闽江部队的部份指战员和金江支队的直属中队、三中队的王英、章润皇、黄文英等二十余名同志留在县城，驻守宁南，接管中国国民党宁南县党部、国民政府一切大权，维护社会秩序，巩固已取得的胜利果实。黄文英同志被留下后，在中共宁南县委的领导下，组织县城的青少年在街头巷尾宣传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的宗旨，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热爱中国共产党，拥护共产党。她还先后被分配到披砂、惠田、松新等乡工作队，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开展减租、退押，清职、反对恶霸地主的斗争，向封建势力进行斗争。她积极工作，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充分地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

一九五二年初，我县广大农村遵循党中央的部署，为了彻底消灭封建的地主阶级的剥削制度，解放广大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建立农民协会，斗地主，分田地，分地主的浮财。此期间黄文英同志的家庭也被划为地主成份。当时，黄文英同志正分配在松新乡工作队工作，她的舅父李××是反共救国军的营长。恶霸地主，为了分清敌我阵线，她与家庭和舅父李××划清界线，采取回避方法不予接触。然而，在那种“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错误观念影响下，新村乡农民协会的一些人对黄文英同志参加金江支队的情况不了解，认为她出身于地主家庭，她的舅父李××是恶霸地主、反共救国军的营长，怀疑她带走金银，隐瞒了地主家庭和舅父的封建财产。于是在深挖地主的封建财产时，将黄文英同志要到新村乡农民协会进行揪斗、关押追缴她“隐瞒的封建财产”。在关押中，看守黄文英同志的武装民兵×××看到黄文英同志英俊而产生淫念，图谋不轨，借故将黄文英单独关押，声称有利看守和审讯，借机对黄文英进行人身凌辱。黄文英深感在金江支队与敌人针锋相对的战斗中没有屈服，而在生我的故土里却遭受如此这般的凌辱，耻笑于人间，誓是自缢而死，以示贞节。

### 公 证 的 结 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委、县政府遵循党中央的部署，对历次政治运动中造成的冤假错案，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sup>原则</sup>给予纠正。在落实政策中，对黄文英在土地改革中被关押、批斗、受到人身凌辱